

續傳燈

二十四
廿一
廿二
廿三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度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度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十二人

上方日益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月掌知淵禪師

靈鷲宗映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保嚴道倫禪師

洞山文英禪師

靈鳳允咸禪師

華藏實禪師

崇因宗襲禪師

鍊索忠山主

西堂顯首座

已上七人無錄

上藍居晉禪師法嗣一人

雙溪如珪禪師

無錄

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高臺德基禪師

無錄

白水白禪師法嗣二人

天寧演禪師

大乘黨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七人

智海智清禪師

海會守從禪師

羅漢系南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寶相元禪師

永峰慧日菴主

白藻清儼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長興得賢禪師

延福脩獻禪師

祥符有通禪師

子湖道元禪師

石鞏戒明禪師

太平嘉叅禪師

慧力崇教禪師

北臺行新禪師

馬溪山永禪師

羅漢慕評禪師

天塲教禪師

歸宗子章禪師

靈峰敦雅禪師

長興德寶禪師

鷲湖子昌禪師

承熙敏禪師

黃檗覺智禪師

已上十七人無錄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八人

永安元正禪師一人見錄

鳳皇德亨禪師

慧林政禪師

鳳皇德亮禪師

高峰圓脩禪師

景德院證禪師

報本宗澄禪師

高峰文縱禪師一人見錄

甘露顯禪師法嗣一人

光孝元禪師見錄

太平景雲禪師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見錄

英顯智燦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二人

景顯智燦禪師

華亭觀音和尚一人見錄

南塔守聰禪師一人見錄

玄沙文禪師法嗣一人

廣慧達杲禪師見錄

保寧璣禪師法嗣七人

育王淨曇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一人見錄

開福世暹禪師

蔣山文瑞禪師

南禪立宗禪師

圓明載清禪師

許顓彥忠居士一人見錄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念禪師見錄

大瀉懷秀禪師法嗣七人

大瀉祖椿禪師

方廣有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已上四
人見錄

西材常賢禪師

上生有常禪師

雲門懷素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法達禪師見錄

南禪光澡禪師

雲蓋子思禪師

定山脩舉禪師

望川契宣禪師

醋頭清岸禪師

禪林善從禪師

定山文普禪師已上七
人無錄

開元琦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道英禪師

雙磎允光禪師

尊勝有朋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承天禧寶禪師

三角如璇禪師

雙磎先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

月頂道輪禪師

烏崖楚清禪師已上二
人見錄

昭化希紹禪師一人
無錄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五人

玉泉善超禪師

泗州用元禪師二人
見錄

薦福德岑禪師

秦少游學士

澧泉處安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六人

龍興師定禪師

一人見錄

廣化素禪師

月珠壁禪師

一人見錄

富樂德彰禪師

承天逢原禪師

十地文用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積翠永菴主法嗣一人

清平楚金禪師

一人見錄

三祖山法宗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惟爽禪師

一人見錄

洞山淵禪師

西賢利貫禪師

梅山海良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四祖法演禪師法嗣二人

海會宗和尚

南禪暢禪師

二人無錄

大中立誌禪師法嗣一人

虎丘文湛禪師

一人無錄

靈鷲覺禪師法嗣一人

靈鷲有琦禪師

一人無錄

慧林遜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儲禪師

一人無錄

石霜琳禪師法嗣三人

鼎州德山宗什菴主

見錄

夔州臥龍思順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鼎州慶和懷悚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曰槌罷師曰白
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
鑊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
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鵬僧曰某甲話
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
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
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

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難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買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元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衆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惟雖鷲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

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

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
下下座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旣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迺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毘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圓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柳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

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弊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人少爲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空宗遂依鹿苑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叅知識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

地初出世五祖道望顯著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大眾
曰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爲諸人放百種寶光復擊
禪床曰還聞麼坐下猊臺句句爲諸人演一乘了義
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劫來我人業識當體煙
滅灰飛現前身世根境塵勞徹底氷融雪淨便見靈
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
身獨露譬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已頭亦如
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
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具足

諸仁者有能恁麼搆去便謂立證無生不待僧祇而
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曰二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仙百日宣師
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仙五七
被肯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答罷乃曰適來淨因禪
師云是日並宣六禪長老陞座淨因乃佛日惟岳禪
師出雲門下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
不知最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爲大行太后
演最初句還知麼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情真聖
凡同體彌綸千古廓徹十虛本絕去來何嘗生滅今

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爲大行太后建此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僧云誰知今日裏明月鎖舒城師曰祈願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僧云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

衆曰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虛爲解脫門戶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炭鑊湯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界若能如是卽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知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

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
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踰跌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醖少室流芳
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
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劒或獅子
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
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
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

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
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卯歲出家於明心
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
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
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瞋
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
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豪馳到處
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

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什麼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餞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趂泥冷似水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你要拖泥帶

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蘇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鄆州平陰縣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爲師叅諸方晚到蘇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因令師看庭前栢樹因

緣發明心地有偈曰趙州栢樹子去處勿人知拋却
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
再集人天會願示西來掣電機師曰煙雲霧鎖僧云
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濟宗風一
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是處是慈氏無門
無善財師曰都來七八歲游徧百餘城問桃花楊柳
共談真如何是共談真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
青僧云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
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橫披高坐上爐煙起處太分

明師曰不是這一法僧云賣金須遇買金人師曰這
箇是鎗石乃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
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
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麼人良久曰倚
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問安撫
旌麾得得臨請師爲鼓勿絃琴師曰囉囉哩僧云這
般格調須遇知音師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僧
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
溪雪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水入聞作舞石女
聽高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耻見永

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祇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云而今台旆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許僧云莫言祇有庭前栢又得耳棠壯祖宗師曰千里同風廼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是法門中魔主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墮坑落壑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行如昇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論道迺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曰巨鰲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壑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蹊蹠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至令後代兒孫迺相倣效三三兩兩

皆言出格風標刦刦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
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眉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
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
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
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
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
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
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
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
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
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
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
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
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

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
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
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未審彌
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
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
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

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
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
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跡
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
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
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
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
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
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大瀉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滌祖瑋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滌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飢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蛸吞大虫咄上堂雨下堦頭溼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喫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請相見

師曰袖裏金鎚腦後看僧云破二作三又作麼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過卽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出瞻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爲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狐疑離此憑何旨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掌迦葉擎拳乃

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
舉起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
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
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
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曰
後五日看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一唾乃
曰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猿啼喬林鵲噪鬧市紆
紆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
佛馬師一別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爲埋

沒臨濟契棒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興化帳
中拋撒將來不是驪龍領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自
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窟又曰野
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
市地薰風滿庭戶三十三兮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
露才顯露成點污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知爲什
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云兵隨印轉師
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日願聞師曰昨日有人

問我直得杜口僧云爲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闍黎問作者相逢時如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卽得師乃曰一法雖彰萬善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兔虎生浪死祇爲懷寶迷邦滯殼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衲僧分上著什麼來由假使心法雙

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肯魚魯刀刀得之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指一心左右逢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計什麼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劒把定要津以文殊爲先鋒以普賢爲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得及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又曰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平山

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叫猿啼縱步從他差路栗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日共虛空把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羅裏餓殺育王恁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孰奈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自點眉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

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卽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蘄州開元境禪師法嗣

韶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甌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甌拽轉鉢乃曰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

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
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
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
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
構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
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
無所失不曾隔越絲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
屬玄微覲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
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
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

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
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
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迹絕
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
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
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
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
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
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
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

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什麼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被芒屨不免揀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棧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迥相教習如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珍重

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大詫不捲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

西江一口吸易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詫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泉州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聞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和尚恁麼道有甚交

撰述

續傳燈錄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續傳燈錄卷二十一

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廬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青蘿翳目老鶴盤空足可與諸人內助其機外揚其道又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寶陀巖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

故侯將伴飲爲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矜誇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昆甲盡同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稍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廬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善超禪師僧問去却拄杖子語默動靜

文那

續傳燈錄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續傳燈錄卷二十一

未審如何爲人師畫一圓相僧云此猶是葛藤師曰
了師良久謂衆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
佛逞七辯無以談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
相心如瓦礫墻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若能回光
返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卽菩提勝淨
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麼處
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桃花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
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
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

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
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鍾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
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穿却曰拘曲作直
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蟬螭
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
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
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及夷上堂橫
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猊到
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
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語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
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耐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
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撞著盡是自己神光
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
喝又曰白雲峰頂昔年嘗到朝叅暮請依師覺道開
市紅塵煎熬不少還自忙忙食生至老咄遮皮袋臭
穢易壞貪欲食樂不解獸學佛學祖總不會慚愧寒

山老眠雲枕石塊思量拾得歌愛住深巖內蓑衣爲
被褥箬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還有佛法也
無良久曰無爲無事人跳出紅塵外喝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
什麼師曰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
事又你麼生僧云放過一著師曰迢迢十萬餘問與
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府鐵牛僧云
和尚與麼學人卽不然也師曰不消拈出上堂以拄
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爲何事

良久曰自知較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鑿鑿特地陞
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翻真却成僞分別緇
素與色空扶藜摸壁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
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刹海中刹海中細推窮三十
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
真機自立八明蟾彩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
如斯境界悟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
勞難明妙理更若卽色明空正是敲甌打瓦說有說
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懨懨又曰明眼人
若論斯事如鹽在水祇瞞得鼻孔若是舌頭上一點

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
狸奴白牯一箇注脚拈鋤舉拂下喝敲床盡是露柱
注脚以拄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脚這裏看得
出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後可
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
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祿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
半奉報叅玄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薦不薦鷺鷥飛
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
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
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
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
喚作什麼因僧請益師以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
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頌垂角露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一 字九千三百五十七

該銀四兩二錢一分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晦堂心禪師法嗣四十七人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峰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清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已上十八人見錄

興化演禪師師

顯明道昌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天柱脩靜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鹿苑思齊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大龍世和禪師

雙峰如穎禪師

觀音覺勤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南登法安禪師

建隆維慶禪師

無爲維琮禪師

西峰素禪師

禪林希廣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徐禧德占龍圖

公立夏倚居士

意禪上座

彭汝勵居士

王正言居士

吳中立大夫

韓宗古侍郎已上二十人無錄

寶峰文禪師法嗣三十八人

堯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峰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峰希廣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德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雙溪印首座

慧安慧淵禪師

已上廿八人見錄

泐潭福深禪師

花藥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續傳 象耳惟古禪師

北禪惟牟禪師

大鑑 嘉祐贊禪師

曹山慧言禪師

真龍 雍熙道光禪師

南臺洪禪師

真龍 谷山希祖禪師

光牟慧滿禪師

僧狀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實 慈雲敦雅禪師

湯泉禪禪師

寶峰楚原首座

安石王荆公

已上十八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二十二

寶林寺

宋王陳公

慧雲寺

吳興縣

北山寺

吳興縣

谷山寺

吳興縣

東山寺

吳興縣

東山寺

吳興縣

東山寺

吳興縣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栖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

悟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食耳渠能飽人乎
新寔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尚
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
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
來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嘿坐下板會知事捶行
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
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
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死心叟榜其居
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詰禪師領
嶽麓新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

是什麼對曰高着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
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詰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
漫新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
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
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
喫粥喫飯處見遇插火筍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生
新拽脫火筍便行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
有淫祠鄉人穰穰酒馘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
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躬自毀折俄有巨蟒蟠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

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志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旣空萬法無

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叅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計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

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
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聲
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
歸堂更待繁詞沉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
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
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
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林下
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更是誰霧露雲霞
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

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踪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
水一礮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增愛洞然明
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
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教坐看
雲起時

隆慶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
滌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旛話久而不
契一日龍問風旛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
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

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十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

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懣懣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倘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

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灰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叅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

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
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
坐金佛不度爐坐糞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
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
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驚鼻上堂舉趙州訪二
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
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慶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
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
拂子曰會麼認着依前還不是擊禪床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實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許由
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
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
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
麼處具叅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
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
二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
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提出黃山谷初有所

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歎心和尚見之嘆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峰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

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仲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稜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杭州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飢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

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又來叅扣者設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臘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耳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画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是不是公
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
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
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
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
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
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宮黔南道
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
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葢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

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
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
銘曰某夙承記荊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宰堵
實深宗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
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
徒著眼看一把桺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徑寸壁
如何是徑寸壁師曰千峰排翠色僧云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萬卉長威稜又問如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
幕阜水瀉洞庭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

陋出語便成章又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話師曰何道
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乃曰煙雲綻處樓殿
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楞眼乍青佛法
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
宙豁清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
無折合更或歌風咏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麼時
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歆碧潭
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
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
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
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
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
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肯連呈三偈其後
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
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
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夷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寶峰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堯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剗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

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叅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

支遁鶴喚作右軍驚問如何是堯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堯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箇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

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堂常居物外度清時半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自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叅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

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着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澹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
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
露角旣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毆率手中痛
棒到這裏不由其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
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二
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
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
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
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

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
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
於龍安之乳峰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
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
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璣遲而訥衆笑之師有
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墮地見瓢跳乃得
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
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

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
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
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
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
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
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
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
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
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
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

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
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
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豕山解打鼓萬象與
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叅
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
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
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
輒笑童子不喜聞酒馘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

家師膺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卽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別髮旣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

卽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大開士若瀉山真如九峰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同學志恭詣大瀉久之不契乃造九峰見真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間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瀉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碍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

丁壅萊率以爲常師每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
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走敘其事
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藟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愈
著待制李景真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
殿中監范公師南昌移居泐潭師辭辯注射迅機電
掃衲子畏而慕之槌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
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
脚泥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
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
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夏師曰蝦蟇窟裏作活計僧

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
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
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
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
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
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爲
什麼從閤梨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閤梨謾
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撐
船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歐鼻文彩已彰旣到寶峰
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旣是雲居底

爲甚在寶峰手中馳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云爲甚拈起鞏縣茶甌却是饒州瓷碗座云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灰心和尚問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蹉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澁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

安許多僧只是聚頭一閑了噉飯你畢竟將何爲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統作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來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傍僧云你道得麼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爲甚麼

在寶峰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曰你却做得箇坐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僧云久嚮寶峰元來只是箇賣卜迷官師乃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

相打僧無語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噓一聲僧云放過一着師云者裏不可放過隨後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卽不到僧又喝師云到卽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峰一夜睡不着計較今日上堂揣腹搜胸總思量不就而今臨時逼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準上座近日作得一

柄拂子且權將供養大眾乃擲下云竹根櫟葉麻繩
繫樣度天然別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
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壁坐云和尚也好
喫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解忌口
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
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
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
碑諫議洪駒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
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琇公
稱雲居真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叅

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
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真正宗師攷其全才如
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
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
其育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
所謂家名辨才氣宇逸羣者抑知言哉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
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
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

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叅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遇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

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鞞箭祕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鷄啄鐵牛無

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間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眾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曾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恠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

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謔小兒方便門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鵲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

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

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

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
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
遼天鵲卓拄杖一下山林與下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
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
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陸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如葷
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
契遂扣其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
拈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

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
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要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覩一輪
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
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
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
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
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
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堦以拂子

擊禪床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
各起居萬福時中澹泊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
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敎渠拽耙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
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
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
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
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

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
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敎眼自開
棒下罰錢趣出院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槌打
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
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喻氏子年十
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峰靚禪師爲童子十九試
經東都假天王寺舊藉慧洪名爲大僧依宣秘律師
受唯識論臻其奧博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縉

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真淨之道辭之東游歷沅湘一日閱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冒次洗然辯博無礙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亾其一師至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爲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棋服號寶覺

園明自稱寂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禪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謫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峰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爲狂道士執以爲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爲之銘云云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淵聖登極大逐宣和用事者詔贈丞相

商英司徒賜師重剃髮還舊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昇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棲山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精博其才實高園悟禪師以爲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雖稠人廣座至必奪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略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畧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

坡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轡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羣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焉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

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爲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已不能全身達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爲洪實錄亦以見其不自欺焉惜哉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後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僊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

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

宗祖師也說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

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

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

趨出淨笑呼曰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

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

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

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踪跡時容野

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

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

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
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
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
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毘收骨塔于乳峰
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遁雙溪一
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二從
近日生涯拙百鳥啼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
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
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止人孤硬自立久叅晦
堂已有契證復叅真淨深詣幽奧陸沉衆中與衆作
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
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真淨
在寶峰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耆宿皆憚
其行久之不決師忽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喜
云汝可去遂復書舉師時湛堂爲首座問師云公去
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爲一切人結緣自肩一
栲栳打街供衆湛堂云須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
師入新吳誘携羣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

分張好醜秉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羣生機開布袋口
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圓玉走含靈昧已之流頓出
無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
佛授手師既至逐日打化遇暫到卽延歸院中宿泊
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
新創建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
焉死心叟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
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
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真箇理會底不能
與他聾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

安闍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
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巖然
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二 字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該銀五兩五錢二分二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目錄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十八人

長靈守卓禪師

土封本才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遇禪師

寺承戴道純居士

已上九人見錄

滿月寧禪師

法輪實禪師

天寧宗覺禪師

知縣蕭從居士

靈峰惟古禪師

欽山元德禪師

廣化若秀禪師

隆慶海禪師

龜峰僧璘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黃龍死心新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禾山慧方禪師

南蕩法空禪師

九頂慧泉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性空妙普菴主

鍾山道隆禪師

揚州齊謚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已上八人見錄

竹園道珠禪師

天寧慧副禪師

西賢曇禪師

薦福慧璉禪師

羅漢守節禪師

曲尺宗裔禪師

寧國道宗禪師

慧宣首座已上八人無錄

草堂清禪師法嗣八人

雪峰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黃龍道震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金山一禪師

雲巖因禪師

慈雲隆禪師

疎山了如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五人

正法希明禪師

梁山懽禪師

嶽山祖菴主已上三人見錄

浮山光選禪師

昭覺持禪師已上二
人無錄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見錄

希祖首座二人
無錄

栢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東禪惟資禪師見錄

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護國安祐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北巖法融禪師

白馬元禪師

上藍肇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文廣禪師無錄

褒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壽寧道完禪師見錄

智海清禪師法嗣三人

乾峰圓慧禪師

白馬汝鴻禪師無錄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峰慧昌禪師

浮山德宣禪師已上二
人見錄

德章山楚當禪師已上
無錄

興國昌禪師無錄

四祖仲宣禪師已上二
人見錄

張戒居士無錄

石鞏明禪師法嗣一人

三祖昧禪師無錄

琅邪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見錄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蘆山法真禪師見錄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光孝淨源禪師

石佛益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九巖仲文禪師

象田珍禪師

光孝宗益禪師

華嚴和尚已上五人無錄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已上二人見錄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擇言禪師見錄

道林一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智禪師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二十三目録

大藏賢觀論

山林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南山三觀論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

劍客獨許芟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

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

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鉅

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

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

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睂鬚墮落

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
睂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
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
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
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
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
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
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
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
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
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
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
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
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
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

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捫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

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又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

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
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
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
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
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
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
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
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

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
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
顱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
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
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
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
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
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

太史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
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
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
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芭鞋竹杖
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觀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獐嶺上啼
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
磨來梁途轍旣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
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
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誰人行時各自著精彩
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
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
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如然一日十二
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
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

節序從教李四覺蒼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
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
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
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
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
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
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

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
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
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
回互覷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
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吞叩靈源一日有省乃呈
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
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

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真正眼親切悟明者難爲湊泊今日分明爲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殞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殞生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

注脚

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清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師嘆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師旣汨沒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賣衣一襲尋訪之衲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

撰述

新修文獻卷二十三

七

第

矣後示滅於本山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
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
謂飢來喫飯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
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
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
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

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
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
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
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
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
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
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畔而食
不蚕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楸子也須存
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

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亾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虚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飭食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

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壅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悶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壅一省柴燒二省開曠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肩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

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者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灰心稱爲飽叅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爲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綯。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

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歿。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常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

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
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此亦須
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寂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
行於世
草堂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
游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
峰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
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

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
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
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住住不住卽且置敢問
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然燈佛邪釋迦佛邪
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
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
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
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
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

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
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
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劒休弄
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
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
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
峰門下但知隨例食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
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

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
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
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
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
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旛無處著是旛是
風無著處遶天俊鶻昏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
阿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
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

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
蘆慈覺贖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
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
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
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
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
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
師子百年妖恠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
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

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
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
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
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
龕趺坐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
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
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
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

礙棄依草堂二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梨闍梨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梨闍梨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梨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梨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

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徧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

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祖菴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倉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風雨寒熱月夜晴雪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

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
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
德雨以霽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
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哩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栢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佛事何
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
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
頂上拈拄杖云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
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處不風流處

也風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
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甚麼奇特師
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
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
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
今人見此月此月鎮長存古今人不別若人心似月
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

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隼良久曰
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
迷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
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
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
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

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
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
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
設或便見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
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
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卽不問覲
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僧云不因漁父引爭

得見波濤師曰酌然僧云言前道破無妨礙物外全提有像遷師曰獨許闍梨僧云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不足讓有餘僧云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師曰自生退屈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染雲密峰巒盡不成山色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悟無生彼此自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又曰非不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蔽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裏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雪峰觀毬趙州庭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題一擲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雪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叅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曰窗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闍梨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峰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

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這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爲業常隨衆叅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餐盤投地夫俯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

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真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人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

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

如來妙談不二虚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問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錢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隅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曰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

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求也晚年放浪
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
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
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
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

當處處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三

字九千一百五十

該銀四兩一錢一分七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目錄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五人

淨慈象禪師

雪峰隆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靈岩德宗禪師

常樂本然禪師

寶應法照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和禪師法嗣十五人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慧淳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雪竇明禪師

琅邪誠禪師

圓智和尚

鳳山和尚

精嚴鳳藻禪師

清涼可昇禪師

華嚴尚劉禪師

褒禪道天禪師

顯親祖永禪師

長蘆法永禪師

定水然禪師

興國遠禪師

法音首座禪師

已上十三人無錄

雪峰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大吉法圓禪師

南安達禪師

淨慈昇禪師

石松祖天禪師

慶成悟及禪師

興王寶機禪師

寶勝守寧禪師

建善法藏禪師

淨慈務暉禪師

南明戒通禪師

中峰寧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錄

香嚴月禪師法嗣二人

香嚴如壁禪師

見錄

香嚴如琳禪師

無錄

慧林深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邃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圓覺曇禪師

淨慧法如禪師

圓覺勝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報恩然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元祖禪師見錄

慧林海禪師法嗣二人

萬杉壽堅禪師見錄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檗惟初禪師

岳麓海禪師二人見錄

雪峰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一人見錄

鳳山道沼禪師

能仁得能禪師

龍臥俞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壽山德初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上藍祖卿禪師

能仁崇壽禪師

幽岩子詠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神光道新禪師

雪竇鑑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天童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雪竇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爲禪師

長蘆琳禪師已上人見錄

廣慧法聰禪師

鳳凰世釗禪師

烏巨光禪師

寶福悟禪師

能仁理禪師

雪竇綦禪師已上人無錄

大洪預禪師法嗣五人

慧力悟禪師

雪峰慧深首座已上人見錄

智門雅禪師

普照玄禪師

薦福演禪師已上人無錄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一人見錄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日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已上人見錄

能仁普禧禪師

石佛宗葦禪師已上人無錄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無錄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子陵祖清禪師

勝果道和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中台山昭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橫山元經禪師

白兆法通禪師

已上九人
俱無錄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曹山月禪師

無錄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陀了然和尚

二人俱
無錄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興化德觀禪師

二人俱
無錄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祥符良度禪師

宣化德濟禪師

二人俱
無錄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仲顏禪師

一人
見錄

護國介豐禪師

一人
無錄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

無錄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永安可文禪師

無錄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藏禪師

揚州石塔和尚

二人俱
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

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

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

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

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

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

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鼉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溼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

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没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

月下拋輓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卽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箴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

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它道牛進千頭馬入百足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叅玄之上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

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溼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剎剎剎裏面有虫外面啄多少茫茫瞋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剎剎剎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

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起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它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手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

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枕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卽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

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旣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鍬餅旣無汁墜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成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叅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卽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卽向它道瞎漢若不

得它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歛氛白雲向寒岩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縱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雁過長空灘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墜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道不二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鏤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

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
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
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
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
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
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
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
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
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楸上生
芝草不是雲謁香爐峰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祇爲無

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
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
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
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剎
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
至師曰鑿鉢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

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叅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睂人凭玉闌干夜溪雨過風雷息

客散雲樓酒旆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髻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

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
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它尋性地閑閑耀
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
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
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
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
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
須計較更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鑿鑿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
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
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
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莫謂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
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
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

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
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斂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揺游者游兮莫息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
不長尋常本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
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
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
市鄆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
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
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
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

地雖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
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曰
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卽是上座風旛動處失却箇眼
卽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岩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
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
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岩石窗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
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
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櫬欄葉聲忽然有省棄依

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
光孝瑞岩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
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
苙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辯別慚愧可憐
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
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
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雖未是貧踏著秤鎚硬
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
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
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
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
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
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
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
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
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
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
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

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
全身荷負旣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
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水輪宛轉
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
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
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
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
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
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

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
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
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
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
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
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
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
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

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撚掇

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蘇噓蘇噓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踈跳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早夜精勤

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
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
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叅堂謂侍
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
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
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
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
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

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
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挫鈴勢
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仲顏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今日
使君請師當爲何事師曰大衆知有恩僧云恁麼則
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四 字六千一百九十一
該銀二兩八錢三分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荆溪釋智乘對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目録

三

易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目録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闍上座

已上十二人見錄

海會慧宗禪師

中峰遵仞禪師

雲頂才良禪師

大明明禪師

牛心逢禪師

四箇山璘禪師

南禪宗古禪師

五祖宗自禪師

延福遠禪師

天目齊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智海平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淨因繼成禪師

法輪彥孜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廣教從原禪師

雲陽廣悟禪師

金山曉常禪師

隱靜恭禪師

黃檗敏從禪師

雲巖脩辯禪師

栢子慧崇禪師

方廣智京禪師

東禪法珊禪師

淨慧從應禪師

已上十人無錄

禾山曉禪師法嗣一人

興化道全禪師

無錄

寶峰祥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鴻福昇禪師

萬壽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瑠禪師

寶峰景淳禪師

懷玉用宣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天寧彥宗禪師

多寶道威禪師

啟霞德宏禪師

泐潭惟足禪師

中際繼寧禪師

鳳凰師閔禪師

鳳山璘禪師

密嚴子瑄禪師

已上八人無錄

雲蓋本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慧連禪師

承天自賢禪師

香山惟德禪師

草衣岩慶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

君山普淨禪師

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歿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歿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

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

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潭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趺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

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

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減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減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趣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楊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

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
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瓜起仗境方生
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梨奪却
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
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
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
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
鳥啣花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
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

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闍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
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祇如
樹倒藤枯瀉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
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拘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
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
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
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鶻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

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
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
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
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
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
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
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
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
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
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

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
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
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
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
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
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
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
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
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
場溪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劒不如錐龐居士舌

柱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
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
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
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
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
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
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
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
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

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
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
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
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
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歟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
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鼯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
德山臨濟誑謬間闌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
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
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已酉示微恙跌坐
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

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仲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廼徧叅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别始月餘比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叅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

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桮棖悟深宵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目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懣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

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
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
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
赴黃龍其席旣虛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
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
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
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
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
徽號樵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
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懣懣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
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
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
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
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
胡言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風
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曰如何是賓中
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
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板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

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

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
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
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
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
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靈
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
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
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
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
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
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
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
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
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
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
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皆書么
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
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

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歿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咬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
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肯意作
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官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
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
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

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
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
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
壺甕裏看看鵬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
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
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
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
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
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孟著柄新翻橈牛
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
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
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
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
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
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
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
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
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擊叉

打地豎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
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
人何不能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
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
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
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
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
具曰這箇喚作什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
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

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跌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迺含笑怡

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叅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又

道毘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画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

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遁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画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

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聞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實生院宗喬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叅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

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是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才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迺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

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師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叅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拳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躡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

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
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
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
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
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
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
業力須爭悟得千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
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
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
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

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
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
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
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
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
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
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
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

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
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
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
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
曰六街鐘鼓韻鑿鑿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
裏禪師曰賊盜消亾蚕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
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

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祗是不許人厠僧舉
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厠了更教甚麼人厠宿聞焚香
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
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
示以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
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珊
口解院留遺誠蛻然。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
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
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
画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

唯他不啻留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却水潭蛇出
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祗候晚歲放
疎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
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撻鐸虚空那知喪盡白
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
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叅泊入室舉此話
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
孟去聲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
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會

游淞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
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輓繡毯便下座
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輓一輓看祖以手作打仗鼓
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
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
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
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
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
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
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

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樂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叅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請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詰方丈祖迎笑自爾曰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窗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花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
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
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齧殿上鴟吻終日
相對爲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因知
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
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
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
扣禪局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

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
無端回顧不覺布衫穿祖見迺問百丈野狐話又作
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
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
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
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
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
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
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
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

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叅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

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法閣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閣卽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閣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

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筆繞度禪床一帀背手挿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躡菴繼成禪師表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虚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虚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

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忘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氷陰影問翻魍魎虚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華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頽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上

堂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
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
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
子身中從定出蔡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
人螟蠕成螺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
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

免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
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
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
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
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
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
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
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

與焉有善華嚴者廼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

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虚空卽此一喝

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
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
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
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
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
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
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
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
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

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
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
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
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
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
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攷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
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
上竅當頭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

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覩著寒毛卓豎會麼
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
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
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
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
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
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
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
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

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
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覲面便
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
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
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掇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
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
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
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

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脩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齧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

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到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踣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屢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鷗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鑄鑊子不默動搥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璠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

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鼓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鬢鬆髮愛暖頻添櫛柴破衲伽黎捺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叅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

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鵲顙碧梧棲老鳳皇枝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擊禪床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峰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

箇什麼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扇子
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真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云靜處陸婆訶上堂曰鬧市裏識取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致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

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乃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屹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叅又上堂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又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旣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觀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爲什麼如此良久

曰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刹那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不二山僧卽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巖治平慶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

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僧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携筇尋遠水洗鉢赴朝齋僧云人境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
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鵲還見麼清
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喝二喝上堂曰終
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落葉知流
水歸雲識舊峰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境師曰
寺居煙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曰檻外清風起湖中白浪生云謝答話師曰老
僧罪過乃拈拄杖曰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
如今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又上堂曰摩
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雪老輓毬禾
山打鼓秘崑擊杓清平拽石此一隊漢各逞伎倆總
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捺莫恠山僧不會說禪祇
是修造院門一粥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
有諸方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五 字一萬三千一百三十
該銀五兩九錢零八厘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荆溪釋智乘對

三十三